

欽定宋史

卷三百
九十三
之九十三
七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黃裳

羅點

黃度

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騭

黃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龜年

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爲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爲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

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鬪日深疑
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
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
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
人間牒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
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
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牒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
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
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
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顧不幸歟居亡

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悅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念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

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髹髹光宗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邪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蹙額云前但聞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

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寬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卽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

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
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
沈有開李獻京鏗黃艾鄧駟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
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
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尋除侍講遷吏
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
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件使
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
上疏見紉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
旣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

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冑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冑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冑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冑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龜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旣投

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
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
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
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
有經解祭儀五致錄奏議外制侂冑誅林大中樓鑰皆
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諡
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諡使人人如
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
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穎異能屬文登乾道五

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蕤蕤爲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錄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擇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爲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

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爲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疆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卽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爲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爲帝今之郡縣卽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閔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苟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

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詣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今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爲儆戒王謂人曰黃翊

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黃翊善至誠所講須諦聽之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宴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召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

必援古證今卽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
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謀者其
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
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
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
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
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
已致陛下底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
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欲勝之心待
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

時武備寢弛裳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爲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

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瑣闥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冑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裳請斬舜卿日以八事之目爲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夫焚廩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